

陳誠先生的家教家規

龔維荃

余生也晚，又未曾投身軍旅，對陳故副總統辭修先生向無一面之緣，即其公開的演講，也沒有做過聽衆的機會。但因與其親家翁亦即殷安先生之岳父曹耀先生相識，得知陳誠先生的家教家規很嚴，對子女的教育非常的成功，值得向國人介紹。

曹耀先生在香港海外信託銀行任常務董事兼總經理，爲人和藹可親，我每次出國道過香港，大致皆往趨訪，迭承其招待，盃酒聯歡，對於旅遊客地的異鄉人，無疑會給予甚大的慰藉。

一次曹先生對我說，他的女兒因爲他的公公去世了，自美回台，他却爲她買了飛機票。我好奇地問曹先生：「令媛既爲副總統的兒媳婦，返國奔喪，機票爲何由你負擔呢？」曹先生說：「政府只寄去陳副總統兒女的機票，並沒有媳婦的，他們小夫妻二人經濟也不寬裕，又不肯向有關方面多要一張機票，祇好由我來出了。」

曹先生又說，由於辭修先生之逝世，當時兒女又都遠適異國，未能承歡膝下，陳夫人十分寂寞，曹太太便自動到台北來陪伴她，藉以減少她的哀思。但是住不多久，曹太太就趕回香港去了。並不是曹先生需要她的照料，而是台北太熱了，實在難以住下去。我不禁驚奇地問道：「難道陳府沒有裝冷氣機嗎？」他說：「副總統官邸不

但有冷氣機，并且是中央系統的，也就因爲是中央系統，冷氣一開，耗電量甚大，電費每月約達四五萬元之鉅，陳夫人自辭修先生逝世後，官邸所有開支，即不再向公家報支一分錢，全部自己負擔。辭修先生一生出將入相都非常廉潔，身後蕭條，陳夫人又不願爲人所知，唯有克己節約。所以寧願承受台北夏天的溽熱，不願開啓冷氣，藉以減輕負擔。曹夫人因爲受不了熱，所以逃回香港去了。」

另外一件讓我欽佩辭修先生家庭教育成功的事，是在無意中聽我的表弟裴明龍博士說的：明龍爲故黔桂鐵路局長裴益祥先生的哲嗣，在平越交大時比我低兩班，但他在讀完二年級後就得到美國康乃爾大學的獎學金赴美進修了。在校時我們就常相往來，十分熟悉。但等到再度相逢的時候，我已由重慶調來台灣高雄煉油廠服務，他也已學成歸國在成功大學土木系執教。台南、高雄相距不遠，其時他還未結婚，星期日常來相訪。後來他又應聘赴美執教，辭去成大教職，爲了等船在舍下住了兩三個星期，明龍去美後，我兩次赴美，他數度來台，一定歡聚幾次，話住道今，頗快生平。一次我約他晚間到舍下便餐，他說已經爲人所約了，我問他主人是誰，他說是陳履安博士。後來見到明龍問起他和陳履安先生熟識

的經過，聽了之後，對於陳府家教之嚴謹，感到欽仰之至！

原來履安先生在美國讀的也是康乃爾大學，在得到博士學位後，就像一般人一樣發出許多信到各方面去求職。明龍時任紐約大學土木系教授兼系主任。學校當局接到履安先生的信後，因爲一來兩位都是中國人，二來讀的又都是一個大學，就交給明龍處理。明龍於是覆信請他到紐約來面談。不久履安先生來了，談過專門學科外，不免敘到鄉情，履安先生只說他是台灣來的，父親是一個公務員，絕未提到他父親顯赫的地位。後來履安先生就在紐約大學明龍的系內任教。一天履安先生突然愁容滿面地走進明龍的辦公室，告訴他父親患病極爲嚴重，預備請假回國一趟，明龍也就同意了。當履安先生回國後不久，明龍在紐約看到中央日報上陳副總統逝世的訃告，下面列有孤哀子履安的名字，才知道履安先生就是陳故副總統的公子。

履安先生於辦完喪事後重行回到紐約教書，明龍於是他慰問之餘，問他初次見面時爲何沒有提到他是副總統的公子，履安先生答以他家的家教一向不許子女提到他們的父親，以免別人以不同的眼光看他們。鑒微知著，陳府的家教之嚴，著實令許多以家世驕人的年輕人爲之愧煞！